



# 2011

雨夜推理  
虎皮鹦鹉破奇案  
三颗金纽扣 福星号  
风铃馆杀人事件 雾锁四面山  
绝命线人  
我杀了我 欲擒故纵  
愤怒的普罗米修斯  
心灵追捕 别墅里的枪声  
红都剧院24排4号  
克隆的现场  
第97号保险箱 人骨拼图  
戈壁滩上的坟墓

# 侦探推理



2011年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韩璇 选编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# 2011

## 2011年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1 年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/韩璇 选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2.1

ISBN 978-7-5354-5571-0

I. 2… II. 韩… III. 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39561 号

责任编辑:高田宏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---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出版: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27.25 插页:1

版次: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468 千字

---

定价:34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2011年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## 侦探推理小说·目录

- 雨夜推理 ..... 肥 丁 ( 1 )
- 犯罪时间,请勿打扰 ..... 黑 骨 ( 8 )
- 虎皮鹦鹉破奇案 ..... 王心文 ( 41 )
- 三颗金纽扣 ..... 鬼马星 ( 46 )
- 福星号 ..... 偶得斋 ( 72 )
- 风铃馆杀人事件 ..... 暗布烧 ( 84 )
- 雾锁四面山 ..... 师承燕 ( 106 )
- 绝命线人 ..... 马凌杰 ( 135 )
- 我杀了我 ..... 许 城 ( 148 )
- 欲擒故纵 ..... 云 弓 ( 170 )
- 愤怒的普罗米修斯 ..... 漆雕醒 ( 173 )
- 心灵追捕 ..... 仲崇民 ( 212 )
- 凶手不在现场 ..... 马敬福 ( 221 )
- 长州官银案 ..... 吴宏庆 ( 225 )
- 别墅里的枪声 ..... 赵 芳 ( 233 )
- 红都剧院 24 排 4 号 ..... 周德东 ( 240 )
- 花坛谋杀案 ..... 鲁艺兵 ( 268 )

2011年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第97号保险箱 ..... 超级疯狂 (293)

人骨拼图 ..... 冯 舒 (300)

魔鬼刺青杀人谜案 ..... 闲 笔 (312)

克隆的现场 ..... 康焕龙 (318)

虎啸琴血案 ..... 白艳平 (339)

U的悲剧 ..... 华梦阳 (348)

女三号 ..... 陈笑海 (367)

退墨珠奇案 ..... 肖崇东 (377)

贞观奇案·天雷动 ..... 小号鲨鱼 (385)

戈壁滩上的坟茔 ..... 藜藜草 (429)

## 雨夜推理

肥丁

陈小北提着黑色的皮包站在候车亭里，此时已经入夜，大雨滂沱。真是一场好雨，细密的雨珠连成了线，耳边只能听见“哗哗”的雨声，此时此景倍感凄凉。

他看看表，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，公交车久等不来，亭里冷冷清清就自己一个人。他烦躁地放下皮包，掏出一根香烟点上。暗红的烟头在黑漆漆的夜里一闪一灭。已经起风了，初春乱穿衣，他裹了厚厚的大衣还是感到无尽的凉意。

这时，大雨里亮起了两盏灯柱，一辆出租车由远而近从雨里冲了出来。陈小北赶紧招手，出租车停在他的身旁，司机拉下车窗，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白白胖胖，脸上总是笑咪咪的中年人。看样子他非常健谈：“这位先生，是在等车吧。这么晚了，早就没车了。我拉你一段吧。”

陈小北扔下烟头，提着包钻进车里。寒意瞬间被挡在车外，他舒舒服服地长叹了一口气。司机转过身看看他：“朋友，你看起来挺疲惫啊。”

陈小北摆摆手：“开车吧。去市里。”

司机发动出租车：“朋友，你真够可以啊。这么晚了，还要从这么远的郊区往市里走。怎么不在这儿住一晚呢？”

陈小北不想说话，有些讨厌这个多嘴的司机。疲惫地说：“赶紧开车吧。我要在今晚赶回去。明天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。”

车子开动，行驶在滂沱大雨里，车窗外已经形成了密密厚厚的雨帘。出租车开得很慢，雨刷不停地刷着前窗的雨水，即使打开了车头灯，能见度也是极低。司机骂了一句：“这个贼老天。”

陈小北隔着车窗，安逸地看着外面大雨中的街道，有些昏昏欲睡，他勉强

打起精神：“别这么骂老天爷，小心它报复你。”

“呵呵，如今这年头是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。”司机还拽上文章了，他通过后视镜看着陈小北，“朋友，要不要玩个简单的小游戏？”

“嗯。”陈小北不置可否。

“我能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”司机说道。

这句话引起陈小北的兴趣，他一扫昏睡的颓势，陡然坐直了身子：“说说，我是干什么的？猜对了，我加倍给车钱。”

司机说道：“你是做饭的厨师……”

“哈哈。”陈小北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“我是不是脑袋大脖子粗啊？！”

司机笑咪咪地说：“跟你开个玩笑。我猜你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公务员，具体职位不高不低，手里有点实权。”

陈小北一下就不笑了，神色无法揣摩：“哦？有点意思。继续说。”

“你穿着价值不菲的黑大衣，里面是一整套工作西服，哦，还打着一根领带。我仔细看过你的手指，细长白皙，一看就是从从事的工作极为悠闲，老百姓话说就是坐办公室的。从衣着来看，你应该经常出入大场合。”

“呵呵，我完全可以是一个大公司的白领啊。为什么说我是公务员呢？”

“哦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你从事的工作应该是极悠闲的。如果是在私企或外企工作的白领，工作不会悠闲，这帮资本家会榨干剩余价值。哈哈。”司机认为自己说了个名词，很是得意，“常年从事高压工作和大劳动量的白领，身体都不太好，而且身上有一股子说不清的戾气。朋友，我可会相面哟，你并没有这些毛病。所以我猜你是个掌握一定实权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公务员。”

“精彩！精彩！”陈小北鼓掌，“你很厉害。”

司机说：“这不算什么。朋友，既然我说准了你的职业，我就继续往下猜猜。你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，完全有理由在白天乘车，或者在此地住一宿。你如此匆忙行程，在雨夜赶路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，就是你来此地办了件需要保密的事儿。”

司机话音刚落，外面的天空闪过一道凄美蜿蜒的闪电，一股股滚雷炸响天际。两个人的脸在瞬间都被映得雪白。

二

司机哈哈一笑：“我平时没事就喜欢看个悬疑小说推理故事，特别喜欢福尔摩斯那一套方法。因为职业关系，我经常猜测乘客的身份，而且八九不离十。如果有触犯朋友的地方，不好意思了。”

“没事。”陈小北勉强挤出一点笑容，“我挺喜欢你这种推理的。你猜的不错，我确实是在政府机关工作。”他歪过头，看着外面的大雨。

出租车这一行属于服务行业，作为出租车司机必然也是个人精，善于观察，懂得分寸。他看出这位乘客眉间微皱，说话吞吞吐吐，好像有着很大的心事，就插科打诨说：“朋友，我给你讲个小案例吧。”

“哦？”陈小北回过神看他。

“最近在此地的镇子上发生了一起谋杀案。死者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被人闷死在房间里。我们这里属于三不管，城郊结合部，犯罪率相当高。真的，朋友，如果你今天不是赶在大雨天出门，这么黑的天真要小心自己的安全了。这里什么谋杀案、抢劫案、强奸案层出不穷，法制报上每期都有好几个版面讲这个。本来死个把人不算什么，但这起谋杀案有一处却和别的不一样，可以说奇怪至极。”

陈小北有了很大的兴趣：“怎么回事？细细说给我听。”

“这个女人没有身份！”

陈小北嗤之以鼻：“没有身份的人比比皆是。可能身份证丢了，也可能是农村户口跑到城市打工。按你的说法，此地犯罪率极高，有个把没身份的人很正常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。”司机说道，“可从现场的迹象来看，房间虽是出租房，但被主人也就是那个死者，布置得井井有条极有品位，而且死者颇有姿色，衣柜里平时所穿的衣服也是很上档次。如此一个女人，不太可能是个没身份的黑户。根据我推理来看，无非两种可能。”

“哪两种？”

司机津津乐道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：“第一，关于死者身份的一切证明都被凶手销毁了。这个可能性很大。因为据凶案现场来看，处理得很干净，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，而且死者的十个指头都被凶手戳烂，给调查取证带来了极大的难度。试想一下，凶手连指纹这样专业性很强的问题都考虑到了，还能放过其他证明身份的证据吗？这是个极有头脑，具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智能型凶手。”

“哦。第二种可能呢？”

司机略一沉吟：“第二种可能就是死者在有意隐瞒自己身份。这个出租房的房主介绍，这个女人租房子时是一个人，出手阔绰，一下就交了半年的房费。房主拿了钱，是不会注意租房人身份的。而且女人住的房子十分偏僻，邻居也老死不相往来，谁也提供不出更有价值的线索。根据以上迹象表明，女人似乎在很刻意地隐藏身份。”他顿了顿又加一句，“第二种可能和第一种并不相悖。”



或许两种可能性都存在。”

陈小北都听愣了：“你好厉害。我有个疑问，想问问你。”

“请讲。”

“你似乎对这个案件非常熟悉，你怎么能了解这么清楚？报纸上不可能有。”

司机得意地笑：“我大哥就是本地公安局的一个警察。这个案子就是经他手办的。我的推理很厉害的，他有案子经常请教我。所以多多少少我知道一些具体的内幕。”

陈小北没有说话，换了个更舒适的坐姿。

这时，车子“吱”一声停了。

陈小北疑惑地看着司机：“怎么了？”

司机转过身，帮他拉下车窗，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外面是瓢泼大雨，借着昏黄的路灯，可以清晰看到丝丝雨线。

陈小北恼怒异常：“这是到哪了？你怎么随便停车。”

司机用手指指街道对面：“凶案现场就在那栋楼里了。”

大雨中，一栋老式居民楼静静矗立，恍若一只远古时代匍匐而来的怪兽，周身神秘恐怖，远远望去，十分瘆人。陈小北一下愣了，喉头不停地上下窜动，后脊背阵阵发凉。

司机低声说：“就在那栋楼的五楼拐角第一个门，那天我应大哥之约到了事发现场。好嘛，进屋先看见一地的血，死者后脑整个被硬器砸瘪，头骨都给砸碎了。可能是凶手怕她不死，又用枕头给捂住脸。当时我看到枕头滚落在一边，死者面目狰狞，非常吓人，可谓死不瞑目。”

雨越下越大，陈小北双手颤抖，似乎随着司机的描述进入了那个可怕的凶案现场。

### 三

“我有个很大的疑问。看见你之后就释然了。”司机笑咪咪地说。

陈小北看着他，说不清什么感觉，既是厌恶又是恶心，心情极为恶劣：“你少拿我打比方。”

司机歉然一笑：“还记得刚才我的推理吧。凶手是个智能型的犯罪分子，他可以戳烂死者指纹，为什么不就手一并戳烂死者的脸呢？这样消灭证据会更加彻底。你也知道这里犯罪率很高，凶杀也很多，警察入了案后，如果不是追得很紧影响极坏的大案要案，很多就没有下文了。尤其是这种谋杀，死者没

身份没家属没朋友，影响极低，民不举官不究，很快就会沉入案卷大海。如果凶手戳烂了死者的脸，破案难度将加倍增加，从而不了了之的几率也会增大。我想凶手不会不考虑到这点，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呢？”

“对啊，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呢？”陈小北喃喃道。

司机看着他，抿嘴笑：“所以看见你以后我这答案就出来了。凶手下不去手！这个凶手应该是死者的情夫，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出入社会上流的人。这样的人，智慧有余胆魄不足。可以这么说书生气，往往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感所左右。凶手面对自己的情妇——或许曾有过山盟海誓的女人，要戳烂她的脸，我想他根本就不敢下手。我都能想象到当时他犹犹豫豫的表情。”

陈小北见他笑眯眯地看着自己，十分恶心：“快开车。我还要赶路呢。这个地方真让我不舒服。”

车子重新启动，驶入了昏昏的雨夜。车轮所到之处激起一摊水。司机嘟囔着：“这场大雨真是罕见。”

陈小北揉揉眼：“你分析得再好，怕是有个问题你解决不了。”

司机眉脚一挑：“说说看。”

“动机问题。”陈小北咳嗽了一声，“杀人总得有个动机吧。”

“不错。动机！”司机全神贯注盯着眼前的路，点点头说道，“到底发生了什么，逼迫我们这位优雅翩然的绅士对情妇下了死手呢？为了嫉妒么，似乎不值得。为了遗弃她吗？又好像没有必要杀了她。真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。”

陈小北笑：“你推理这么半天了。是不是也该我说说了。”

司机点头：“朋友你说。”

“会不会见色起意？假定说这个女人由于某种原因隐藏了身份并且独居，这个原因当然不包括为了当某人的情人或是二奶才这么干的。这是我假设的前提。有一天，一个陌生男人和她发生了接触，比如说送水的或是送外卖的，也可能是趁女人出门时悄悄尾随其后的歹人，更有可能是一个……出租车司机。”陈小北看着后视镜，观察司机的表情。司机果然神色一震。

“这个男人看见女人有姿色并且独居，一下就色胆包天，强奸了她还毁坏了现场。正如你说的，这个凶手是个智慧型的犯人，他具有反侦查能力。什么样的人具备这样的能力呢？很可能就像老兄你这样，善于推理又经常接触警察的人，所以行事滴水不漏毫无破绽。”

司机听了他的推理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勉强挤出笑：“你怀疑是我干的？”

“哈哈。”陈小北像是成功偷到糖块的顽皮小孩子，看着司机的窘样笑个不停。

“你的推理很棒。”司机说道，“可你并不在现场，不知道具体的细节。女人在死前是有过性行为，但现场表明死者的衣冠整齐并无撕扯迹象，说明她和一个男人上过床后把衣服穿好。由此可见这个男人是女人非常熟悉的人，确实是情夫无疑。我刚才突然灵光一闪，想到动机了。”

陈小北完全跟他对上了，这就好像是一场智斗。他一直在努力寻找司机推理上的漏洞。

司机说道：“动机就是他们曾经共同干过违法的事，怕被揭发出来，所以杀人灭口！至于什么违法的事，查查报纸就行了。”他随手把一张报纸递给陈小北，“这是上个礼拜的晚报。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市政府的一件侵吞公款案。专管市政建设的城建局的建筑科长，在承包市体育馆的工程上做了手脚。现在事发，科长被揭发出来，不过在审讯期间自杀了。不过我想啊，侵吞几百万的大案子，再怎么一个科长也不能一手遮天，他肯定需要同伙。而你，”司机双目有神，“就是我想象中的完美罪犯！”

陈小北整个人隐在黑暗中，双目直直地盯着他。

司机洋洋得意：“你具备了谋杀者的各种条件，你这次到这里，是想消除犯罪痕迹的吧？哈哈！”

“犯罪痕迹？”陈小北冷冷地说：“我记得你说过，这位凶手很聪明，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线索。”

“所谓的没有留下线索，是指警方在现场没有任何发现。他们没发现，不代表凶手没留下。”司机嘿嘿笑着，“假如说你真是此案的罪犯，真的也是如我所想，偷着来毁灭证据，那么这个证据一定是警察和凶手都忽略的。是什么呢？”

司机咋着舌，这时，车身猛地一震，两人都被颠得差点弹起来。

司机猛地一拍大腿：“有了！这个证据既能表明凶手身份的，还要不易察觉的。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会不会是镜子或者是挂钟呢。因为在它们身后都刻着什么字，可是挂在墙上，十分普通，警察还不会注意到。经典，经典！等明天，我得赶紧给大哥打个电话，让他留意一下。”

话音刚落，他陡然怔住了，车子迅速打转，一下撞在街旁的大树上。司机上半身撞出了前窗，血肉模糊。他大口喘着气，眼前阵阵发黑。

#### 四

陈小北也受了伤，他勉强从车里爬了出来，瞬间就被大雨浇了个落汤鸡。他左手提着敞开的黑色皮包，右手拿着一个沾满血迹的挂钟，上面表针已停，

永远定格在午夜十二点。

他蹒跚着来到司机面前，看着眼前的血人，突然有种想笑的冲动。他戏谑地看看手里的挂钟：“我用熨斗杀了小玉，现在又用挂钟杀了你这个大侦探。真是有意思。你真厉害，我都有点怕你了。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你眼皮子底下发生。只可惜你时运不济啊，偏偏让凶手坐上了你的车。”

司机还没死，嘴里喃喃，眼睛几乎睁不开了。

陈小北放声大笑：“我告诉过你不要骂老天爷的，会遭报应的！”话音刚落，他挥起手里的挂钟又一次重重击在司机的头上，鲜血四溅。他低头把脸凑近司机：“我让你做死前最后一次推理吧。这么大的雨，如果我贸然在任何一家客栈住宿的话，都会引起怀疑，引起一大串麻烦。你推理一下，我会选择在哪儿混过今天晚上？”

司机的嘴张合了几下，整个人终于无力地瘫软下去，再也起不来了。

陈小北浑浑噩噩地在雨中的街道蹒跚前行，没走多远就“扑通”一声栽倒在地。他的心脏部位插着一块碎裂的前窗玻璃，尖锐异常，深入数分，鲜血顺着伤口越涌越多。

挂钟被摔出去很远，顺着马路骨碌碌地往前滚动，打在石头上停了下来，反面朝上。上面写着一行小字：“科长罗刚送与陈小北和高玉仅作纪念”。

(选自《悬疑故事》2010年第12期)

## 犯罪时间,请勿打扰

黑骨

脸孔青紫肿胀,嘴巴张开,配以扭曲怪异的姿势斜躺在沙发旁的地上,整个尸体看上去如同一件制作失败的雕塑作品。

勒毙的典型特征。这种尸体江阳早就不知道看过多少具,没什么奇怪的。不错,奇怪的不是尸体,而是案发现场。江阳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现场。

休息室不算太大,有门有窗,光线充足,原本没什么奇特之处。但此刻置身房中的江阳却感到浑身不自在。四面墙壁与天花板上,刻满了一道道不规则的竖形条痕。深陷入墙面的条痕翻露出墙体里深灰的水泥颜色,异常醒目地分布于雪白的墙面——不止如此,房间的地板上也爬满了这种细细的竖条,向在场所有人展露出深褐木质地板内部黄白色的肌肉。墙边的沙发也是如此,暗红色身体被划开无数道细长扭曲的伤口,浅色海绵从伤口张牙舞爪地翻飞而出——房间里的其他东西:桌椅、茶几、储物柜、落地扇、饮水机、茶杯……每件物品身上都被刻满了这种粗糙、凌乱而有力的条痕。

他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条纹的世界里。

江阳把目光落到任何一个地方,这些怪异的线条都仿佛有生命似的,窜入视野。慢慢地,他觉得这些线条仿佛真的活了过来,化作成千上万条狰狞丑陋的小蛇,在各个角落蠕动着自己的身体,附着在一切事物之上,黑压压的一片,漫天盖地向他们爬过来……

他觉得身体有些发麻,同时心里窜出一个念头:是这些小蛇,它们的身体缠绕在男人脖子上,然后勒死了他。

江阳走到房门外,掏出烟盒,突然想起店员交代过:本店禁止吸烟。

同事何东正在过道里向店员询问发现尸体的情形。女店员看上去三十岁

的样子，脸色有些苍白，刚刚自我介绍叫康华，是这家分店的经理。江阳心想，吓到她的不知道是那具冰冷的尸体，还是那些奇怪的条纹。

“……由于我们店的优惠券兑换活动今天下午正式结束，所以我打开员工休息室的门，打算把东西搬出来。结果一开门就看到那具尸体，还有满屋子的……现在正是用餐高峰期，店里客人不少，一下子就闹开了……”

“嗯。”警察何东点着头，“死者是店里的员工吗？”

“不，”康华摇了摇头，答道，“除了四名厨师，我们店都是女店员。这个人……我们都没见过。”

“不认识吗？”何东看了她一眼，“那他怎么会在这里——这房间是员工用的休息室吗？上一次有人进去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这个不好说。”康华想了想，回答道，“按说最近没人会进去的。最近我们店一直在搞促销，一次性消费满一定金额的顾客可以凭小票兑换优惠券，”说着她转身指了指深色塑料门帘外边，“那里本来是存放店里各种账目资料的房间，因为靠近大厅，专门的兑换窗口就设在那里，资料被转移到这间休息室，所以最近店员都不能随意进入的，门上还贴了标识……”

“就是那个？”顺着何东指的方向，江阳的目光跟着落到门上，果然还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塑料牌子：使用期间，请勿打扰。

“这牌子能管用吗？”何东的语气听上去不以为然，“如果员工上班期间需要存放随身衣物和其他物品之类的……”

“这些都临时放在资料室。”康华解释道，“员工们都知道的。大家在一起工作久了，都是熟人，口头上打过招呼，没人会唱反调。其实那牌子也只是洗手间以前使用过的，拿来将就一下，是个形式而已。只要牌子没有取下来，就表示休息室还不能恢复使用，大家明白就行。”

这个说法显然没有说服力。“房门的钥匙由谁保管？”

“因为是员工休息室，所以每个店员都有钥匙……”

“大家都有？”何东转过头看着江阳，说道，“这下麻烦了，每个人都有钥匙，那么谁都有可能在发现尸体前进入过房间……”

也就是说，每个店员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凶手。江阳点点头。即便不是这样，他想，死者要进入房间，也是要靠店员帮助的。

## 二

“怎么样？”

看见法医张昭从条纹房间走出来，江阳立即开口问道。

“典型的勒杀致死。死者年龄在三十岁以下，死亡时间约在二十四到三十二小时以前。更准确的时间范围还需要进一步解剖检验。”

“二十四到三十二小时？”江阳皱了皱眉，“那就是一天以前了？”他看看表，这会儿是五点过，那么死亡时间就是昨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之间了。

“面部青紫肿胀，尸斑暗红，颈部有明显的勒沟，沟内及其边缘充血，皮下出血，还有形成的水泡，以及眼结膜下的大量出血点等，这些都是勒死的征象。勒沟很深，没有明显出现因擦拭、错动形成的表皮脱落，看来凶手的力道相当大，死者未经太长时间的挣扎就断气了——死者颈部勒沟印痕有四道，从宽度、形状及纹理来看，与现场发现的尼龙绳相吻合……”

这时江阳眼前出现的不是尼龙绳，而是那些扭曲的线条。

“还有没有别的伤痕？”

“有，”张昭点点头，“除勒痕外，还在死者脑后的不同部位发现两处瘀伤，可能为碰撞所致，应该是在被勒杀过程中挣扎时形成的，其中一处明显比较严重。这也与尸体的姿势相符合。另外，尸体颈部的勒沟从前到后呈斜向上的走势，这有点类似于正位缢死中常出现的缢痕。所以我认为，凶手应该是处于某个较高的位置行凶……”

“比方说，站在桌子上之类的？”江阳一边说一边忖度，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行凶画面，“这样的话，尸体倒下时的确有可能因为碰到桌沿等地方而在脑后形成伤痕。但为什么是两处伤口？”

“这个嘛，另一处也许是在打斗中形成的吧。”

“以死者的身高和体格，凶手如果与他有过正面打斗，要从背后勒住他的脖子就不太容易了吧？”

“嗯……”张昭一脸沉思的样子，“先从后面打晕受害者，然后趁机勒住他，这也是很可能的嘛！那处比较严重的伤也许就是这样形成的。并且这样一来，凶手处于相对较高的位置，不正好与勒沟的形状相吻合吗？”

“按这种推测，”江阳若有所思地说道，“凶手是男性的可能性就相当大了，而且还是有力气的男性。”店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年轻女性，如果凶手是男人的话……

同事小刘从屋里走出来，打断了他的思考。小刘晃动一下手里的物证袋，里面是一把铜制的钥匙，“死者口袋里发现的。”说着有意地顿了顿，“就是这间房的，刚试过，能打开这扇门。”

“这间房的钥匙？”

小刘点点头，“这样的话，死者就可能是用身上这把钥匙进的房间，也有可能是在店员不知道的情况下……”

“是有可能。但既然店员们都不认识他，他又怎么会有房间钥匙？”江阳困惑地皱了皱眉，“他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物品？”

“在他钱包里发现了身份证。”小刘说道，“这人名叫孙林，本市人，二十八岁。其他的嘛，除了半包烟和一只打火机，钱包里有些零钱外，还有一部手机。不过通信记录都被删除了，找不到有价值的东西……”

“其他方面呢？”

“死者手里捏着一只纸杯，看来是在挣扎时从茶几上抓到手中的。杯里剩有半杯茶水，时间看来也有一天左右了，和死者的死亡时间大体吻合。应该是死者或凶手用过的，多半是死者的，要拿回去化验才知道……”

“指纹呢？”

“指纹啊，这次倒是发现了一大堆。”小刘困惑地挠挠头，“因为是员工休息室，所以从各个地方采集到了许多，应该都是店员们平时留下的。当中也许还有死者的。至于凶手嘛……”

江阳明白他的意思：凶手杀完人，还有时间在现场制造出这么多条痕，却没将指纹擦掉，也许这说明就算留下他的指纹也不会引起怀疑。但另一方面，如果凶手是店员以外的什么人，进来时戴上手套，同样也就没必要消除这些指纹了。

“对了，”江阳不自觉地皱了皱眉，“关于那些条痕——”

“这个啊，”小刘脸上的困惑神情愈甚，“确实很费解！只知道应该是用刀具或锥子一类的工具刻划而成的。凶手这么做显然是有某种目的，但这些条痕看起来很简陋，长短、粗细、宽窄、深浅等都不尽相同，间隔的大小也不等，看不出什么规律……”

### 三

按经理康华提供的资料，这家店包括她本人在内共有十五名店员，前一天，即案发当日在店中上班的有八名，外加两名厨师。所有人都表示不认识这名死者，以前也没见过这个人。同时经查证，所有人的员工休息室钥匙都在自己身上，无人丢失。

江阳站在楼梯口，看着那道深色的塑料门帘，帘后就是员工休息室和杂物间。“这后面不是就餐区，除了店里的员工，客人不会进出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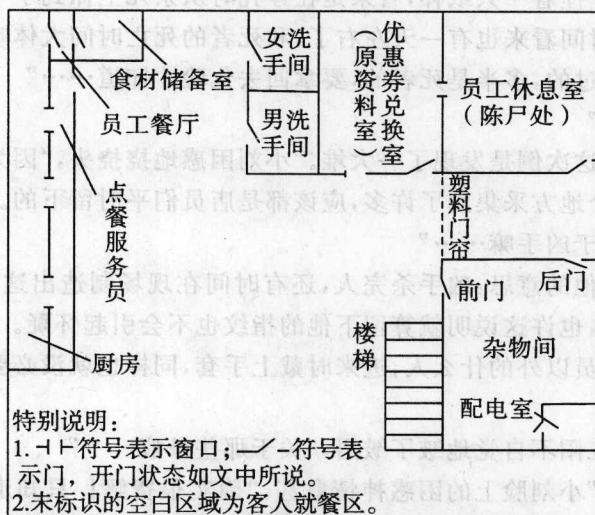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里不属于营业区，”康华点头说道，“还有门帘隔着……”

塑料门帘外侧是一扇房门，门左边墙上贴着一张“优惠券兑换处”纸条，纸条左侧是一扇关着的窗。



“这就是本来的资料室？”江阳把脸转向康华，以征询的口气问道，“可以进去去看看吗？”

这间房大约十来个平方。面向厅堂的窗口下放着一张桌子，对面墙壁紧贴着一排储物柜，每个柜子上都有锁，应该是店员上班期间存放物品的地方。房间与隔壁休息室相邻的墙壁上也有一个窗口，不过更小一些，此时也关着。打开窗口，忙乱的案发现场立即进入视线。



快餐店二楼平面图

除了桌子和那排储物柜，房里仅有一台饮水机、一台落地扇、一只鞋柜，但即便如此，小小的空间已有些拥塞之感。江阳打开面向外面大厅的窗口，偌大的厅堂里只有身着警服和店员制服的几个身影晃动着，想必与案发前的火热场面有着天壤之别。

“从这里可以看到楼梯口以及过道的门帘，”江阳说着点了点头，“如果有人进去，应该能发现吧？”他转过头看着康华，“昨天这个兑换处有人吗？”

“有倒是有的，不过——”康华略微思忖道，“就算知道，也不会刻意记住的，杂物间是店员们经常进出的地方——”

“经常？”

“嗯，很多东西都放在杂物间的，比如碗筷、餐盘什么的。”

“那里也可以进去吧？”江阳从窗口用手指着楼梯口左侧墙上的一扇门，“进入杂物间而不必经过门帘，这样更方便嘛！”

“不错，那是杂物间的前门，”康华点头道，“但一则因为这道门正对着大